

〈生了銅綠以後的事〉新詩組 首獎

陳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那些你所不需要的藝技，在最初就已鋸掉

想不到吧，教科書的紙頁比鋸弓更利

一劃就見紅

而溫順的彈珠糖，必先以藤條退火

才好熬過之後的千錘百鍊，取證照做焊接

做人傑

最快的方法是脫蠟鑄造了吧

灌好了熔漿，敲破蝶蛹

便能取出一隻精美的標本

當胸針

拜盜版猖獗之賜，拋光無用，賤價！只能待死後增值

送進墓穴裡陪睡，那也得等

等到生了銅綠以後的事

>關於作者

從昨天來，往明天去。今天休息。休息的時候有時跳舞、演戲；偶爾畫圖寫點文章。本來如果我好好念書，將來可以做個醫生或律師，但是為了世界和平，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最近快要長到 60 公斤，不過如果在意體重，那就太對不起食物了。



刺眼的陽光，
拖著我走向現實。 / 宋毛 攝

〈Silicone〉新詩組 優選

黃惠琳 / 應用藝術研究所

蚤子在你身上爬滿
秉持著本能
稠稠黏黏地貼緊再貼緊
就是喜歡這種窒息感
然後
靜靜等待
時間也為之顫抖
一切都是為了那偷竊的快感
在終將剝離的 (美好時光裡)
逐漸顯露出來你企圖掩藏在陰暗裡的
那些.....皺褶
令我唇角含著一抹繾綣的笑意

>關於作者

...喜歡這種窒息感...



愛上了這樣的單純，

我願意付出。 / 宋毛 攝

〈浮動空間〉散文組 首獎

廖莉琄 /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電扇轉動著，是風吹過樹梢的聲音，但我聽不見了，依然想像它的節奏，卻不如節拍器的沉穩，於是試著睜大雙眼，看那模糊不清的世界。實際上效用不大，呈現在眼前的，依舊是森綠的迷矇，如同上了霧的鏡子，抓不住真實。

我是孤獨的。在孤獨的時候，我喜歡以最真實的原貌感受這世界。沒有助聽器，沒有厚重的眼鏡，彷彿這世界和我並無關連，因為我連自己都看不見，一身雪白的衣裳，我溶入了四方的牆中。我常想，看見的是牆還是找到了自己？鏡裡鏡外，存在的不存在，指的不知是否就是這樣的情境？

我依然如同一般人正常的上下學，只是過多關注的眼睛，養成了非必要時，就讓眼前的世界成為模糊的狀態，隔著一層玻璃，隔出了距離，這樣我便無法真誠回應；看不見的存在著，看見的卻迷失了。我喜歡笑，好像只要嘴角還能上揚，就不會累。戰戰兢兢的走在柏油路上，深怕一個不小心，我又跌入了自己的世界，在車水馬龍的環境下，我可不太享受這樣的感覺。

我喜歡去海邊，離家近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四十分鐘的路程，是種刺激的冒險，我幻化成愛麗絲，好奇的探索已知卻又未知的一切，隨著心情的起伏，每每都有不同的體認。即使

沒有會抽烟管的毛毛蟲和補得亂七八糟的蛋頭先生。赤腳踏在柔軟的沙灘上，烙下一個又一個暫存的印記，如同我的世界忽明忽滅；海浪掀動的巨響，在我耳裏成了柔和的樂章，輕輕地，淡淡地，無聲且靜止。當我打開助聲器，一個指令下，它就成了盛大的交響樂，渲瀉著澎湃且激烈的情感，無法嚇止！開開關關之間，我操控著大自然的音符，寫出屬於自我的樂章。

我無法平靜！當浪花像一顆顆七彩珍珠，隨著海潮一波波地向我匍伏而來時，我便不能呼吸。吐納之間，失去了平衡，自在成了一種最原始的奢求，跟著飄流的，是早已疲憊的身軀，它如同個塑像般，來不及接收靈魂的操控，選擇做一個脫線木偶。無法著地，心中仍感到踏實，覺得沉重，卻依舊在另一個空間裏浮動，仍舊無法輕盈。即使在風生水起間，我不做反抗。

搖搖晃晃的，是我的雙足，也是我的思緒，我的靈魂。日落的霞紅給了這世界最為絕美的姿態，是種光榮的功成身退。多少有情人在這樣的情境下互許終身，萬家燈火因而點亮了溫馨。我等待著自海平面升起的一輪明月，不知是否忘時，我總盼不到月圓，殘月的清冷讓我深陷在角邊的黑暗。是否圓月夜，早已無所謂，隨著上升氣流飛行的炊煙，彷彿象徵天堂的樣子，在二十四節氣的幻化下，蛻變的是老成的模樣，不符合的心智在眼中顯露出孩童般的純真。

我身處在一個依山傍水的世界，即使它早已漸漸的失去那原有的渾然天成，但在某種視覺上，我仍覺得它美的不可方物。迎風起舞的海潮之聲，貪婪的想將夕陽的餘暉，吞噬進深

海的幽冥。載浮載沉，怎麼也絕不輕言的夕陽，將那點點的光亮，小心翼翼的灑落在海平面上，就這般隨波逐流，將微小的溫度飄洋過海，把每一顆思念的心，緊緊的包裹成祝福，傳遞給遠方的親友。在這空無一人的沙灘，我努力地收納那細微的祝福，雖然只是微弱的光亮，但它仍讓我感到溫暖。馱著甲殼的招潮蟹，在沙灘上留下深淺不一的足跡，不知是否背上的負擔令牠感到疲憊，或是對我這不同種的外來客感到好奇牠選擇停佇在我的腳邊，和我一同共享這美景。

在海平面的一端，升起了初夏的白晝之月，一身憂傷的潔白，怎麼也比不上經過絢染的雲彩，這般萬紫千紅，朗朗的湛藍在海水的催化下，成了七彩的畫布。在雲朵間改變的未曾改變，在夕陽下流逝存在，一波一浪抓住千年風化，停佇的招潮蟹留不住時間；失去的漸漸逝去，殘存的只剩下遺落。半圓的晝月由森白轉為明亮，這過程，是另一道光明的消逝。

依舊是擾攘的喧囂，眼前的色彩雜亂的令人生厭，所有的色調被風吹的分不出自我。景物隨著光暈一波波晃動，我抓不住真實！感到些許地疲憊，疲憊的是我的雙眼，我的耳朵，我的意念。電扇制式的轉動著，風厭倦了流浪殘留在枝桠，浮雲不再跟隨，我依舊在流逝中存在，飄蕩在確切而又虛幻的真實。

我仍在四方。再給我一杯茶的光景，思緒就不再隨風不知去向，回歸到地平線，仍是種無謂的平衡，境(鏡)裡境(鏡)外，我找回了自己。

>關於作者

博古所博管組廖莉琄，簡潔有力。



堅強 不是不軟弱，
而是肯擁抱軟弱。 / 宋毛 攝

三月微風拂著他翠綠的身子，拂得他折腰。

他在溫室外的玻璃窗下，看著人們將幾培土填進小小的盆栽中，看著人們將小小的翠苗列在那被片片玻璃包覆的空間裡。

微風壓了又壓他那柔軟的草葉。

他窺探著。

培養土上的株株幼苗開始喧鬧，開始新奇地環視著四周陌生的環境。

他窺視著。

微風壓了又壓，他用晃動不定的視線看著溫室內無風無雨熱絡。

他凝視著。

一株幼苗和他對上了眼，但僅僅一瞬目，那翠苗又將注意力轉回身旁的同伴。

四月微風混著更加溫潤的氣息。

他的身子稍微壯了些，稍微能抵住微風，稍微能將腰桿打直了點。

他一如往常地盯著溫室，聽著隱約從室內流漏出來的鈴朗笑聲。

在這幾個日子中，他無數次和那株幼苗對上眼，但這樣的偶爾卻也不超過幾秒。

六月，他頂著日日夜夜的梅雨。

雨水爬過溫室的玻璃，留下了扭曲的痕跡。

他依然試圖窺探室內的狀況，但雨水模糊了視線，雨聲掩住了如銅鈴般的笑聲。

某日，他依然拉著頸子窺探著室內。

一些穿著黃雨衣的人們走進了渾沌不明的溫室，將幾個盆栽抬了出來。

他看著盆上褐灰色的苗，看者原本鮮綠的嫩葉被染成骯髒的灰黑，皺爛地吊在枯枝上。

他有些急迫地看像溫室，雨水重重地拍著他細長的葉片，狠狠地抹掉他的視野。

七月，無風無雨的炙熱。

蟬鳴震耳。

他又再次和那株幼苗對上視線，先前的憂慮一掃空。

他頭頂赤炎烈日，稍稍拉長的身子使他看得更清楚些，他欣喜地看著對方，看著那株苗和身旁的同伴暢笑著。

八月

溫室的玻璃被罩上了一層帆布。

視野不再清晰，溫室不再晶瑩，那株苗亦不在眼簾，令他略感寂寞。

天空變得有些沉重，他抬首看著點點雨滴落下，原本悶熱的微風也開始冰冷。

細雨開始狂暴，微風開始粗魯。

狂風拉扯著帆布，拉扯著他細長的草葉。他在巨大雨水的重擊下死命地抓著腳下的泥土，模糊的視線卻仍盯著溫室。

九月,秋風涼爽。

帆布幾經狂風摧殘已是破爛不堪，他身旁的同伴也在那場狂風暴雨中丟了性命，另他悲慟不已。

但他看著毫髮無損的溫室，看著稍微成長的那株苗，內心的悲傷倒是平復了不少。

十一月,寒風刺骨。

那株幼苗不再只有嫩葉，她的頂上出現了個細小的蓓蕾。

他在遠方細細地端詳著，看著稚嫩的花苞上開始露出小小的紅色。

偶爾，在他欣賞著她的花苞時，對方也會偷偷地瞥他一眼。

一月

她頂上的蓓蕾褪下綠色的外衣，敞出亮眼的紅，層層堆疊的粉瓣順著中心開出最美麗的紅花。

他看得入迷，看得陶醉，看得稱羨。

因為一介小草，是不會開出如此羨煞他人的美麗花朵。

然後某天，她消失了。

他看著那突然變得空蕩的位置，有些茫然，接著急躁。

掃視著溫室的每一個角落，他總算是在溫室門口瞥見那綻得璀璨的花。

然後他看著一個人走到她跟前，小心翼翼地捧起她。

在她離開溫室門口之際，她頭一次回眸，頭一次主動和他對上視線。

他凝視著她，內心狂喜，卻又焦慮。

而那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用如此近的距離看著她。

幾千幾萬個風霜雪月，無盡個朝暮之中，他的視線隨著歲月高闊了起來。

他不再只是凝視那小小的溫室，而是放眼四周瞬息萬變。

他不在單戀支花，而是容納千萬芳草。

儘管如此，他的視線仍有一席空蕩。

成了四十呎高木的他仍不時瞥向腳下，內心仍不時念著那朵唯一的紅花。

然後又幾經不少歲月，人們將他奉為神。

人們在他的樹幹上繫著許多紅黃布條，將他四周的小草剷平，為他造廟，為他立碑，為他建亭。

他凝視著腳下空蕩的草地，四周芳草不再，原本鬱蔥的枝葉開始落盡，挺拔的幹木開始腐朽。

他想著是時候了，雙眼卻離不開腳邊，那很多年前還有溫室的那塊地。

人們驚慌失措地為他們的神找來醫生。

在最後一個醫生宣布回天乏術，人們將他歷盡滄桑的佝僂身子鋸了下來，奉在為他們的神建的廟中。

而人們所沒注意到的，他所凝視的。

一枝細細的幼苗正從神木留下的錯結樹根中，微微地冒出頭來。

>關於作者

材質系大一。

高一的时候開始寫文章，一開始寫奇幻類輕小說起步。

其實開始寫文章也是個意外。原本只是想要用漫畫把自己想到的故事畫下來，嘗試到後來每一個故事都變得有始無終。最後決定「轉職」嘗試寫小說。當然，寫小說比畫漫畫要得快些，卻也沒快到哪去。但就在高二上學期，為了參加學校文學獎而完成了第一篇中長篇小說，從那時開始，對於寫文章有了較持久的毅力，雖然那次很不幸地落選了。

大一的時候，開始嘗試寫散文。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新的嘗試，所以很高興能在嘗試之中能夠幸運地得到鼓勵。這次的獲獎對我來說實在偶然，讓我也只能相信自己是運氣好吧。

希望自己能有所始有終，把自己所想寫的故事全部完成。



獻給你，獻給我...

一天。 / 宋毛 攝

〈是夜〉散文組 優選

成昀臻 / 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天那麼黑，風那麼大，爸爸捕魚去，怎麼還不回家？爸，你是不是騙我？

這是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如何的夜黑風高呢？是電視裡，陌生人闖入無人宅邸、無風起霧、樹聲沙沙的毛骨悚然？亦或行走於醫院長廊，因著可能的跳電燈管閃爍、四周僅節奏性的單音吭鏘、又或是拐杖聲迴盪而起的雞皮疙瘩？

我想，這是個狼人出沒、吸血鬼遊蕩、女巫烹童的最佳月圓月吧。黑黑的天、亮亮的月，清晰可見的玉兔搗著我猜是給嫦娥的還俗丹。四周的光暈因反射地球另一邊的太陽光而使得皎潔月光更添朦朧嫵媚。

是夜，誤觸羅網的無心者，想是入了月宮，竊了仙丹，臨危而不自知了。

熬夜趕作業行程是大學生履歷必備，因此宵夜的重要更是不容忽視，凌晨三點的咕嚕聲一刻也不得閒，讓唱空城計唱到諸葛亮投胎三百七十五次的脾胃餓著可謂冒犯天庭的殺頭大罪。識時務這為俊傑，我帶輕巧的帶著錢包，覓食去！

往一中街內的便利商店走去。眼看熟悉的標誌在前，掩不住的是頭獎對號的興奮。走著走著，腳下的踏步聲越加清晰，紫色的夾腳拖廝磨漆黑柏油路，一旁的塑膠袋、竹籤、衛生紙伴我入街，街上行人.....何來行人影？夜半寅時初的光景，可不是在開玩笑的，好孩子還是乖乖待在家，不然虎姑婆可是睜著眼蓄勢待發，等著隨時生吞活剝的機會。

速速解任務，購物成功！尚不及回到家門，便已邊走邊大快朵頤起來。走著走著.....容易分心的我，分了一些小心思觀察了四周的店面。白日喧囂人聲鼎沸的一中街，到了夜晚就又是另一番情景了。四竄的鼠輩挑撥我的眼，過於猖狂的灰毛老鼠實在令人不耐，看似有心卻無意地，騷擾著我的視線餘光範圍，我的目光開始跟著其中一隻從我前方 100 尺處的經過的老鼠游移，這其實不是多麼令人驚訝且值得注意的事。一反常態，我順著一隻從水溝蓋突地冒出的小老鼠，沿著牠的路徑，我看到了一間我從未注意過的店面。一間外觀長得像日式建築，有著日是格子窗櫺、糊紙的門板，門窗非緊閉，反之大開門戶，觸目可見的就是市場裡肉販們用來殺豬宰牛羊的鐵製檯子以及掛勾。一個主要的宰肉檯子在我右手邊，左邊的走

套可通往內室，我隱約可見裡頭又是一個房間。不過除卻類似日式建築的框架以外，已經沒有那種古色古香了，有的只是基本框架、棟樑罷了。

就說說這不容忽視的鐵檯子吧，沒有血腥味、肉末，是個很乾淨，清晰鑑人的檯子，趴在上頭習字都不見得不適當；我甚至可以看見自己的面容臉龐在那些反射映面上閃爍。不過夜晚總是引人遐想，這建築的氣氛使我不禁毛骨悚然，亦有可能是因為夜的緣故。總之，一反常態，再一次地，我心裡有個聲音告訴我，這裡掛著人肉，血淋淋的肉，這個鉤子掛著腰肉、那盆擺著腸、這砧板幾秒前剁著腿肉、削著腳筋.....。一陣痙攣，我還是早早離開好了。

轉身前，我看見我妹妹的身影，在內室裡，不無驚訝。我喊著她的名，但她似乎專心著某件事而聽不見我的話語。悻悻然，隨她去，我已經決定轉身離去，可這時我的衣擺被小扯了一下，低頭，一個小女孩抱著洋娃娃，拽著我，要我跟她玩。

「姊姊，你留下來陪我玩好不好？」她說。

玩這個字眼實為敏感，突地內室的一些小朋友們跑了出來，他們都一般大，約 6、7 歲左右的年紀，應該更小。他們都長得很可愛、很甜美、很帥氣，我不時想，長大了也該是瘋迷校園一時的人物了.....。

「不行啦，姊姊要回家了。」

這拒絕的話語即使口氣再溫柔，也敵不過那一雙雙水汪汪的大眼。

好幸出自大家庭的我，面對小孩子的天真臉孔，總是特有一套。

「你看！你看！姊姊在飛唷！真的不是姊姊不陪你們玩，姊姊真的要飛走了啦！」透漏著無奈的口氣，明擺著這事我也無法決定啊！

我說著說著，還真的飄了起來呢，像塑膠氣球一般，有一飄沒一飄的，輕輕上升、輕輕落下，我想上輩子我一定跟氣球有著淵遠流長、比之於血更濃於水的親密關係。

好不容易，在一雙雙大眼十八相送的目送下，我飄出了建築物，此時妹妹站在我身旁，看著她，我疑惑了。因著那相似熟悉的愧疚眼神。

「姊.....我東西忘了，你陪我進去拿好嗎？」

「你什麼東西不忘，現在忘！」我氣得破口大罵，一瞬間的情緒來之快如箭離弦，巴不得那把箭射中我妹妹健忘的腦子。

「拜託啦.....一下子而已！拜託！很快的.....」她又求著我。

「真是.....我才不要回去那個鬼地方.....」碎碎念著，我已經移動身子跟著她走了進去。

再一次，光景變幻，每個小朋友仍然張的大眼歡迎著我，只是這次不同的，他們的頭上都貼了一張符，怪詭異地。

還記得英雄電影、奇幻、魔法電影情節、抑或忍者、武功人士，不是會使用定身法術就是點穴到，我想我阿嬤神機妙算，剛剛好一張不缺的、一個不漏，每個小屁孩，就如卡通庫洛魔法使小櫻使用「時間」庫洛牌時一樣，四周一片靜默。

「拿好沒？」我不時催促著我妹妹。

「好了走吧！」我妹開心的笑著。

只能說這樂天派的妹妹，哪天我沒被她氣昏一定是我修為太好。

就在離去後，最後一個不乏即將離開這建築時，我聽到了一個聲音。

「你騙我。」

待我一回頭，金髮的小男孩，穿著虎紋的衣服，長得像原始人穿的毛衫，一邊的肩膀被衫覆蓋，另一隻手臂露了出來。我看著有健康膚色的他，我們四目交接，即使情緒無法如卡通裡的忍術、煉金術般具象化，但是我想像著他的背後是一團團怒火，侵略張狂。我的恐懼瞬間爆錶，是水銀自溫度計滿溢、擴散，是愛麗絲掉進兔子洞後尋不回家的路時海嘯般的眼淚。害怕充斥每個毛細孔，我可以聽見心臟收縮的聲音。

鋪天蓋地而來的，是那團無法沉靜的怒火黑焰。

「你騙我.....你騙我.....你騙我.....你騙我.....你騙我.....」不斷循環的音律節奏如暮鼓晨鐘嗡嗡作響。

氣球飄散的速度已經無法負荷我的情緒，漸漸下降的身軀，已不覆敏捷。那孩子向我伸出一雙小手，一雙小小的、覆蓋著撒旦氣息的，手。

不要！我大喊。緊閉的雙眼是逃避，閃神下一秒的激光，是另一個漩渦的淪陷。

是夜，凌晨四時。

>關於作者

生活經驗壓力大



淅瀝嘩啦的雨聲，

心也跟著一塌糊塗。 / 宋毛 攝

〈時速 20km〉極短篇組 首獎

江元宏 / 應用音樂學系

那晚，宛若大遷徙的成群星殞，挾帶每小時近千條的發光尾巴，以秒速 70km 掠過地球上空。伴隨著夏季大三角的靜謐注視，數千條閃耀的流線劃破了浩瀚的夜幕，彷彿一個人止不住的淚水，流向內心深邃的靜謐地帶。

他醒來時，褲腳早已濕透了。自海平面綻開的晨光湧入他微微睜開的雙眼。他乏力的雙手撐向柔軟的沙地，搖搖欲墜地站起。一道淺浪再次打上他的腳踝。他抬頭愣愣地看向微光乍現的大海，一手想將嘴上的沙粒撥開，卻發現雙手也滿是沙粒。

為什麼自己會在這裡？他困惑地望向海面。太陽彷彿期待一天將始似的，從海平面上隆隆升起。而他的記憶卻像被人調包似的產生了空白斷層。

太陽逐漸升離了水平面，他像是好不容易想起什麼似的，回頭看向了沙灘。沙灘上有一雙排整齊的黑色皮鞋、被隨意丟落在地的西裝外套，還有那條他一直不喜歡的藍色領帶。

是被打劫了嗎？很有可能，因為唯獨沒看到自己的公事包。要命的是，不只皮夾放在裡面，連電話求救的選項也被偷走了。太陽升得更高了。經幾個海浪拍打過後，他決定拾起散落一地的衣物，得先想辦法回家。

沿途轉搭了幾次便車才回到市區，說了幾次謝謝和抱歉麻煩了，就像在公司一樣，只是這回特別真誠。他用光了口袋僅存的幾個零錢，終於搭上回家的公車。別人問起他怎麼回事，他也只能皺著眉頭說真的不知道。

總算回到家，太陽已幾乎下了山頭。他關上門，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氣。

熱水瓶裡的水留有餘溫，大概是情人來過，而他們正好錯過。桌上放著一個包裝精美的禮物盒，上面以娟麗的字體寫著「生日快樂」。桌面有一張紙條，看上去冷冰冰地蜷在角落。

紙條只留了一句：「我走了。反正你也不在意。」

他拍了拍額頭。想起昨天是自己的生日。明明約好一起吃晚餐的，連餐廳的座位都事先預定好了。他放下紙條，向空蕩蕩的桌子呆了半晌，接著默默地打開禮物盒。

裡頭是一組螢光的夜空星河與太陽系星球組，掛在房間天花板的那種。他想起自己曾經嚷過，要是每晚都能看著夜空入睡，該有多好。他把星空宇宙拿進房間，花了些許時間安裝，關燈，躺臥在床。

他盯著天花板上的螢光夜空，想情人的事。最近他們都不怎麼開口說話了，彷彿不用說話也有一片荒漠相隔在那。他也想心煩的事情，家人催促著盡快結婚，但他害怕自己沒有肩負家庭的能力，畢竟在工作上也不懷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他默默望著天花板與螢光之間的漆黑空隙，忽然間，他想起了什麼。對了，是流星雨。穿梭夜幕的流星雨。那以秒速 70km 劃破夜空的發光尾巴。

記憶忽然像白天的淺浪打上他的腦海。昨天在公司的電視上看到獅子座流星雨的新聞報導，他當天便提早下了班，理智像斷了線似地搭車前往海邊。徹夜他坐在沙灘上，望著流星雨，一個人止不住地流淚，最後哭倒在退潮的沙灘上。

想到這裡他微微一笑。此刻仍覺得不可思議，但自己與星河之間的關係又更近了一些。

但是他與生活的距離呢？與情人之間的心的距離呢？

他看向夜空中的螢光太陽。地球到太陽的距離是一億五千萬公里。而與情人之間的距離，雖然不知如何估算，但至少他可以猜測，彼此心的距離正以光速不斷拉遠吧。

他嘆了口氣，仰望天花板上的螢光宇宙，目光有些濕潤。星球運轉的軌道線、引力之間的完美平衡……。每當看著宇宙星河的時候，那些心煩的事情彷彿一點也不重要了。

他的目光來到太陽系第三順位的地球。他深深地望向擁有大海的星球，望向歐亞大陸的一小角、望向北緯二十五度的一座小島，望向盆地裡一座座的高樓大廈，望向夜幕裡一道螢光閃爍的小窗戶，望向躺臥床上的他自己。

而後，他走出家門。

當晚流星雨仍持續在夜空留下奇異的光芒線條。而他在冷冽的空氣底開始全力奔跑。

他忽然相信一切都來得及。即使我們的心正以光速遠離彼此，但如果以時速 20km 全力奔跑的話，一定能夠追得上你的。

>關於作者

想讓自我介紹看起來有創意一點這件事真的很困擾。最近把家裡的網路停掉了。盡量早睡早起。喜歡做菜和吃朋友做的菜。另外如果你願意加入劍道社的話會很好。



一個使人目不轉睛的，
漂亮眼睛。 / 宋毛 攝

〈夕陽的反光重一萬三千五百斤〉極短篇組 優選

陳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猴子坐在那最高的石頭上是挺好看的，儘管隔著圍欄與籠子，牠臉上的皺紋與滄桑還是很清楚。

這幾天下課後我幾乎天天來這裡，有時直接從中午待到傍晚園區關門，一天下來也可以畫十多張速寫。圍欄內十六隻猴子全被我畫過了，不過最常在畫紙上出現的還是牠，原因簡單，我來的時候大多是下午，這個時間牠時常坐在那兒光看夕陽，一動也不動。

「猴群裡會有猴王，觀察一下就看得出來，其他猴子會給猴王抓癢梳毛、奉獻食物。喏，那隻特別大的就是，我們都叫牠大碗公。不過是叫好玩的，牠們也不像狗會認名字。」飼養員阿伯看我在這兒畫速寫，無聊便跟我說些猴群裡的事。

「那隻呢？常常坐在那不動的？」我指了指，猴子瞟了我一眼後轉過身。

「那一隻！我們叫牠石頭。兩年前被送來這裡，看著是老猴了，但獸醫沒幫牠做過檢查，牠不讓人抓，我們也就罷了。牠跟其他猴子不一樣，搞孤僻、不怕人但又不給人碰，我猜是受過傷吧，你看牠頭上有一圈痕！」

我仔細一看，雖然毛髮很長，但還看得出牠頭頂上有一圈疑似勒痕的在上頭。雖說叫石頭，但我習慣喊牠猴子，原因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曾喊過一次，牠看了我，不一會兒又轉回去看夕陽。再後來我叫牠石頭牠也從不回應，讓我確信牠是知道自己是猴子的，光憑這點就比其他猴子聰明，牠可是世上唯一知道自己是猴子的猴子。

牠搞孤僻我也是知道的，但令我好奇的是那隻大碗公在猴群裡作威作福，但卻從來不敢去跟猴子有交集。有一回猴子難得從石頭上下來，一跳到猴群中牠們便自動散開了，連身材大一號的大碗公也是一樣，不知是敬牠還是怕牠。

這天下午我又去畫速寫。已經是黃昏了，太陽從西方滾著輪子準備下山，金黃色的光穿過紫橘色的雲彩落在園子裡。才走到圍欄邊，一看猴子又坐在石頭上曬著夕陽，今天牠這動作好看，我才準備要拿速寫本，牠將頭轉了過來。

那一瞬間我不確定是不是夕陽的反射，猴子的眼睛閃過了紅光，亮得像爐子裡的火焰，目光銳利地直往我這射過來。我還來不及反應，牠竟下了石頭往我這走。圍欄因為安全的顧慮建得很高，應是攀不上來；可牠一躍就跳上一旁快枯死的樹，轉身翻一個跟斗就抓上了圍欄，我給嚇得往後跳了一步。

我盯著牠，牠也盯著我，把我看得赤裸裸的。牠伸出那毛茸茸的手穿過欄桿的縫，把長長的指頭指向我的背包。

我打開背包一看，除了速寫本、鉛筆盒、幾本破書，就剩我留著準備當點心的一顆水蜜桃。我將桃子掏了出來。該過去嗎？聽過幾起山上的猴子搶遊客的食物咬傷人的事件，被猴子咬傷說不定還有什麼細菌。

牠看了看桃子，又看看我，眼神靜得很。

隔了一會兒我看看旁邊沒人，壯起了膽子緩慢靠了過去。我怕，走得慢；猴子像是知道，把手伸回去等著我，當我折騰幾步終於走過去，牠並不伸手來搶，只是將手掌打開等著我拿給牠。將桃子遞過去後猴子便逕自吃起來，我們離的好近，我從來沒這麼仔細地看過牠。

突然間牠右耳裡滑過一絲反光，金屬那樣的反光。

定神一看，那根像針一樣的東西藏在牠耳朵裡，中間一段是鑄鐵一樣的紅褐色，看起來很沉；兩頭金色的黃澄澄的很漂亮，尾端還有一個箍圈在上面，我這才看懂了——

那是一根棒子。

>關於作者

從昨天來，往明天去。今天休息。休息的時候有時跳舞、演戲；偶爾畫圖寫點文章。本來如果我好好念書，將來可以做個醫生或律師，但是為了世界和平，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最近快要長到 60 公斤，不過如果在意體重，那就太對不起食物了。



城市，太過紛擾。

戴上耳機吧！ / 宋毛 攝

<一次夜間散步> 小說組 首獎

陳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艾伯特今晚過得很糟，然而他仍保持一貫的冷靜，儘管現在另一名陌生男子正用手槍指著他的背。

稍早半夜時，艾伯特來到議事廳，他將木門拉開，提著油燈往議事台左側的走道走去，他記得傍晚將抹布忘在這裡。昏暗的光線下艾伯特沒找到抹布，他聽見風聲，抬頭往二樓露臺的窗子看，有扇窗未關，冷風從那灌進。他從地上起身，沿著牆壁走向樓梯扶手，黑暗中視線模糊，白天的清潔劑味道刺痛他的眼睛，他揉了雙眼，才剛聽見衣料摩擦的聲音，一個堅硬的物體已經抵住他的背部。

「舉手，不許出聲。」艾伯特照做。

是一名男子，操著北方口音。儘管粗魯而低沉，卻毫不猶豫而確實。

「聽著小鬼，放聰明點，只要聽話沒有人會受傷。但只要你的回答或動作我不滿意，我馬上就斃了你。」艾伯特點點頭。

「你叫甚麼名字？」

「艾伯特。」

「全名。」

「艾伯特·波曼。」

「你在這裡做什麼？」

「打掃時忘了抹布，我回來拿。」

「很好，聰明小鬼。現在告訴我國王的房間在哪。」

「七樓。前廳左後方的走廊，還有一道樓梯往上走就是了。」

背後的堅硬突然從艾伯特的肩頰骨往上頂，儘管槍口冰冷卻像被烙印似的，艾伯特痛得掂起腳。「混帳小鬼，你很聰明，你想把我當猴子耍！」

「我沒騙你。」

「你給我聽話點。帶我過去，如果路上碰到人就說你的抹布忘了拿。我會跟在你旁邊，跟別人說我是新來的木匠。你敢搞小把戲我馬上就開槍！」男人說完將手槍挪開，艾伯特緩緩轉身，雙手還是舉在耳朵兩側，從油燈的光下他漸漸看出男人的身型——削瘦，卻比他高上許多——男人的手放在口袋裡。

「走啊小鬼！」

城內安靜，這時間除非工作否則必須就寢。艾伯特曉得每個守衛占駐的點；前廳有兩名哨兵把守，但只要等換班的時間，以及運氣夠好，他們可以一個守衛都沒碰到。所有窗戶都關著，艾伯特的鞋底是便宜的橡膠，做他的工作就必須穿這種鞋：走在光亮的地板上止滑，沒有聲音。他只聽得見自己的呼吸聲和男人大衣摩擦的聲音，整個王城像是死了。

艾伯特走在前頭，男人走在後方隔著他約五步的距離。兩人繼續往前走，轉向僕役專用的廊道，夜晚沒有燈光，僅靠微弱的油燈，艾伯特走得更慢了。他想到上回在酒吧，另一位酒客和他說起一名職業殺手追殺目標的故事，殺手把每個妨礙他的人都殺了，將屍體丟進運河或拖進樹林，一直到三天後才有人發現。他又想起上回看到打獵的情景，當時他扛著來福槍和行李走在後頭，看到跑在前方的獵犬因為被誤擊而死，只是一槍那頭動物就毫無動靜，而其他人只是可惜得搖搖頭，便開始談論晚餐的音樂曲目。

「你會殺人嗎？」

「如果有必要的話。」

「什麼叫有必要的話？」

「一般來說我只偷東西。殺人很髒，又麻煩。」

「要把屍體藏起來吧。」

「沒錯！小鬼，屍體很臭！」

「你要殺國王嗎？」

「拜託，動點腦筋吧小鬼！我幹嘛殺那個白癡國王？」

艾伯特想了想，不曉得他想對國王做什麼，但他不在意，只要他照規矩辦事就沒問題，至少他會安全。他們繼續沿著廊道走了一會兒，一路上都很安靜。晚上和白天不同，石頭廊道把火光反射得很粗糙，無法看清太前面的路，要不是艾伯特對這裡的地圖瞭若指掌，他們現在哪兒也去不了。

過了一個轉角，艾伯特看到前面有另一盞光正往他們走來，艾伯特想轉身，但又怕對方起疑，只能暗自祈禱不是管家或侍女。

「機靈點，繼續走。」身後的男子晃了晃插在口袋裡的手。燈光越來越近，艾伯特有點緊張。

「艾伯特！我還以為是誰呢，已經過了十一點了你知道吧？」

「當然，猶斯。但我的抹布忘在前廳。」艾伯特覺得運氣不好，竟碰上這傢伙。但又想開，畢竟碰上身後的男子才更倒楣。

「啊，當然，明早的會議。我被蘇總管叫去整理圖書室，你曉得剛才我看見誰？包柏。包柏·柯爾！」

「怎麼？」

「他和露絲在圖書室幽會呢！我不得不說，他可真會挑地方。」

「你可小心點。」

「你這位朋友是誰啊？」

「新來的木匠，他還在熟悉環境。」

「哦，歡迎你。是打哪兒來的啊？」

「明天再聊吧。很晚了。」

簡單的道別後，猶斯逕自哼著小調回去，雖然和艾伯特穿著同樣的鞋子，但猶斯的腳步可一點也不輕巧。兩人往前走了幾步，不時回頭確認後方燈光的距離，直到再也看不見為止，廊道又恢復了先前的寧靜。

已經通過了廚房，都沒有再碰見人，只有幾隻老鼠從角落竄過，艾伯特感到安心。他想若是順利的話，前面應該不會再碰到人。

「你剛才挺聰明的，小鬼。」身後的男子突然出聲，語氣緩和了不少。

「再往前應該就不會碰到人了。」

「有守衛嗎？」

「前廳有，等他們換班就沒問題。」

「好，真是個聰明的小鬼。」

艾伯特有種感覺，似乎這男人並不難相處，如果他沒有拿槍的話，或許艾伯特會喜歡他。

他們又同行了一段，艾伯特走得緩慢但輕鬆，像是一次夜間散步；他發現被人拿槍指著其實並不可怕，畢竟自己什麼也不能做，況且只要將事情辦妥，只要他身旁持槍的夥伴安全，相對來說他也就安全了。就像殘忍的上帝若要降下洪水，渺小的人類又能做些什麼？或許正如摩爾人說的：「安靜地喝完這杯酒。」艾伯特微微地感到一絲欣慰，至少在這樣的危機下，他都知道該怎麼做，或者說，他能做的也不過是那樣，甚至不用思考，對，像工作。他感到安心，因為不必猶豫，只要將工作照辦就一切安好。

艾伯特走近前廳，將男子帶至左側廊道的垂幕下，他們躲在陰影處，被華美精緻的布料保護著，正好與前廳的夜燈背光，沒有人能發現他們，連聲音都被一層層厚重的布料完美地包覆，一點也洩漏不出。艾伯特從幕間的縫隙往前聽看，兩名哨兵正在牆邊的壁燈下閒聊，聽不見他們對話的內容；他又往廳上的大笨鐘看了看：差一刻兩點。他知道兩點會有一次交班，大約要到兩點五分，才會有新一批哨兵懶洋洋拖著步來換班。他們的時間充足，現在只需等待。

「那兒有兩名守衛，等兩點一到他們會離開，你可以趁那時進去。」

「左邊那扇門嗎？」

「進去之後有道樓梯往上，那就是了。」

「很好，你曉得國王房間內的格局嗎？」

艾伯特想了想，那不是他平常的工作範圍，但曾因為幾次人手不足而臨時調去。裡頭全部的空間幾乎和會議廳一樣大，天花板高過兩層樓，若沒有梯子無法從窗戶進出。裡頭的裝飾與擺設都極盡奢華，有許多他從沒看過的奇珍古玩，幾乎都是國王的收藏。聽猶斯說，國王的品味高得嚇人，簡直超出專業收藏家和評論家，本來就已有權勢的身分增加了內含，別國的君王也紛紛仿效，看見拍賣會上高昂的藝術品便買，卻堆在倉庫裡放個不知所以然，國王也曾因為此亂象寫過幾篇文章，像是「收藏致亂」、「藝術的品味」等等，一定要夠格的品味，國王才願意去參觀別人的收藏。儘管是這樣，也只有國王的幾名親隨與僕人親眼見過這些收藏品，本來還會有另一些貴族與他國特使參觀，但久了之後國王卻發現這些人都不懂品味，歷史、美學、品牌、工法等等的領域他們都無法應答，只好漸漸就收了起來。

艾伯特照腦海的記憶將玄關、會客室、正廳、小廂房、書房、起居室、更衣間等等告訴男子，並且告訴他每個房間都有傳喚傭人的電鈴。

「很好、很好，要你當奴僕實在可惜了，是個聰明的小鬼。」

「你要進去找什麼？」

男子停頓了一會兒，才將眼神抬起：「你曉得那件衣服嗎？」

艾伯特吸了口氣，點點頭。他知道那件衣服，但那是國王的底線，他不允許被碰觸的收藏。

男子的眼神亮了起來：「你看的到嗎？」

「別說傻話，我是僕人，怎麼可能看的到？」

「哼，看來你也不是那麼聰明。」

「勸你別動那件衣服，其他收藏品就夠你拿了。」

「幹嘛？」

「要鬧出人命的。」艾伯特想起那件衣服。

四年前，國王第一次穿那件衣服上街，當時場面盛大，是七月的國慶遊行，街上萬人竄動。在國慶前一個禮拜，國王就已貼出公告，國慶當天遊行將會展示他最新的收藏，許多人引頸期盼，連別國的人們都特地參與這場盛會，熱鬧非凡，是最盛大的一次國慶。

然而一個小男孩對國王出言不遜，後來被衛兵隊抓了起來。

「後來那男孩呢？」

「國王下令絞刑。」

「後來還有別人犯同樣的錯嗎？」

「有，三年前又有一個女孩。」

「國王也下令？」

「不，國王在下令前群眾就把她抓起來燒死了。」

「哼，」男子冷笑：「罪名是什麼？」

「異端。」

「還有人因為這件衣服而死嗎？」

「一年前有另一名貴族也訂製了同樣的衣服，特地穿去給國王鑑賞。」

「那傢伙真有種。」

「國王也殺了他。因為他說謊，除了國王自己，不可能有人能看到那件衣服。」

「我就看的到。」

「別胡說。」

「小鬼，隨你不信。」

艾伯特特別過臉去，確認一下時間與哨兵的位置，那兩名哨兵還在燈下閒聊，差四分兩點。

艾伯特不理解那件衣服，但他也不在乎，有許多人跟他一樣不在乎，生活一樣過的很好，知道或不知道那件衣服似乎沒什麼分別。就如大象，艾伯特從沒看過，但他腦海中聽取的想像與現實究竟差距多少，沒有人在意。身為艾伯特，不需要知道大象的樣子。

那男孩傻，沒辦法，黃口小兒口無遮攔。他的父母與老師、或商店的服務員，還沒有人教他如何接觸這社會，畢竟在邁向社會的過程中，總有些人因為無法適應而淘汰——物競天擇——但死亡也有價值，士兵與裁縫的死亡不會相同，或許有人會戴花，而男孩唯一的價值便是給後人做了榜樣。誰知後人比他更傻，已經由前面的經驗知曉後果還繼續去做，但這也是人性，就像他從歷史書上看到的：「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學不會教訓。」倒是周圍的人們不曉得為何瘋狂，或許是想為後人立下更明確的榜樣。當時女孩被燒死的景象他特別上街去看，他想看看那女孩是不是長的和男孩一樣。那場面就像慶典。

再說，艾伯特也不認為該把看見的事講出來，那或許不是真的，眼睛會騙人，大腦也會騙人。他曾看過魔術師切斷自己的手，隔天又再切斷了一次，魔術師是誠實的人，說謊的是自己。國王也是誠實的人，不能因為自己的品味不夠而毀謗他人，那是罪過，神父說：「人人有罪。」並且知道德、曉廉恥，懂得遮羞。有罪才是人，無罪是神。一個人因為自己的見識淺短，說出來的話不真，沒說出口都是假設，一說出口便是謊言。

鐘響了。

兩名衛兵待鐘聲一停便拾起油燈匆匆離去，留下空曠的前廳，夜光從挑高的玻璃花窗透進來，鐘聲似乎未止。

「好了小鬼，你可走運，最好滾回被窩睡覺，明天一早去買張彩卷吧。如果你敢說出去，你的餘生最好要祈禱別再碰見我。」男子將手槍由口袋掏出，壓低了身子從陰影處晃了出去，影子在一瞬間被夜燈照得長長的，像蛇。

「祝你好運。」艾伯特本想這麼講，卻沒說出口。他看了大笨鐘，四點就會有農家起床，他有兩個小時收拾行囊，在天亮前逃出這個國家。

>關於作者

從昨天來，往明天去。今天休息。休息的時候有時跳舞、演戲；偶爾畫圖寫點文章。本來如果我好好念書，將來可以做個醫生或律師，但是為了世界和平，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最近快要長到 60 公斤，不過如果在意體重，那就太對不起食物了。



想去看轉紅的楓葉；

想去看迷人的日出，

想去看我那沉入海中的愛情。 / 宋毛 攝

「實驗編號第四十八號。」我一出生即被賦予的名字，我看著身邊許多人欣喜若狂的表情，啊，應該說是「人類」。

據說我是具備最新型的智能機器人，可以模擬與人類極為相近的動態。在一個盛大的發表會上，媒體與鏡頭擁簇，我即是那全場的焦點。

我在眾人面前表演，按照腦袋裡寫好的程式指令動作，我不認為我做了什麼，卻獲得滿堂彩。

其中，一位富有的商人用極高的價錢標下了我，他們用泡棉將我裹好，放進紙箱，運送到商人的家。

紙箱裡黑黑暗暗的，封閉而悶熱，我不大喜歡這種感覺。

重見光明時，商人手裡握著遙控器，我的身體不自主地動，每個動作都如同安排好的一樣，精準到位。

商人連續按了好幾下遙控器後，帶著滿足的微笑，摸一摸滿是鬍渣的下巴，跟他身旁的人說「我累了。」我不太懂「累」是什麼意思，他身旁的人就把我拖離，

來到冰冷幽暗而擁擠的房間，他們很快地關上房門走了。

「喀喀喀……」尖銳而刺耳的齒輪聲。

「雖然我不希望你來，但我知道你會來的。」突然冒出的聲音令我嚇一大跳，我用盡智能反覆思索話中的含意。

還沒來得及想出結果即被打斷「我是編號第四十七號。」我看見一位和我差不多構造的機器人。他告訴我他是四年前被創造出來的，四年這個頻率是伴隨著奧運賽事，人類們的狂歡，我在記憶體裡搜尋「奧運」。

他還告訴我，我和他之間性能的差別，伴隨著尖銳的齒輪聲。

「我今天本來要去看醫生的，但因為你的到來，導致被延期到明天。啊？你問醫生是人類才能見的？好吧，人類稱他們為『維修師』，我比較喜歡『醫生』這個稱呼。」四十七號從剛才就滔滔不絕地講，每次正當我要問出問題時，他總是猜到我要說什麼，馬上回答，讓我沒有說話的餘地。

「就某種方面來說，你擁有比我還要厲害的智能。」我說。

「我擁有的只是經驗。」平板而單調的聲音。

我被安排了一整天的行程，一樣是依照遙控器的指令做著重複的動作，人們不斷地喝采，我不斷地做，等到電池顯示器轉為紅色，人們才將我送回那個冰冷的房間。

我和四十七號分享著今天遇到的人，以及他們奇怪地愉悅的表情。

「我都知道。」四十七號說。

「我今天去看了醫生，那真的很棒。我指的不是我被修好很棒，雖然那的確很棒，但我要說的是，見到醫生很棒。」齒輪聲依舊喀喀喀地響。

「有時候我真的難以理解你說的話。」

「你會懂得，總有一天。」齒輪聲好像大了些。

日復一日，每天做著一樣的事，重複的事。我和四十七號變成了無話不談。

然而，在某一天，我感到極度炙熱，身體的某個地方好像被拆解了一樣，「叮！！」視線陷入黑暗。

醒來時，我被一位人類的手包覆著，好溫暖，他溫柔地看著我，用柔軟的布擦拭我的身體，我想他應該是四十七號口中的「醫生」吧。

「你的傷我已經治好囉。」我終於明白四十七號說「醫生」比較適合的原因。

「你活動看看吧，看哪裡還有什麼不舒服的。」他的聲音沉穩富有磁性，和我之前遇到的人類不大一樣，很溫暖，動作輕柔平緩。

這是我第一次有了想成為人類的念頭，有血有肉的人類。

回去我告訴四十七號關於醫生的事，「那真的很棒對吧。只是我能見到醫生的次數不多了。」依舊平板單調的聲音，但為什麼我聽起來有一絲悲傷呢？

尖銳刺耳的齒輪聲喀喀地響。

隨著來到商人的宅邸的時間長了，我每天的工作時數也變少了，人們看我的表情也逐漸淡漠。今天，我甚至可以不用工作。我好奇地想一探究竟，不顧四十七號的阻止，衝破房門，來到平常工作的宴客廳。我悄悄地在門縫偷窺，但見到的景象令我動彈不得。

我看見一隻瘦弱的獅子在跳火圈，台下的人們歡聲雷動，表情愉悅。

那眼神似曾相識，跟看我時好像，不對，簡直一模一樣。

我彷彿看見我取代獅子在台上表演的模樣。

「叮！！」炙熱的感覺又襲來，意識逐漸模糊。

睜開眼，我知道我身處何處，這種溫暖是別的地方找不著的。沒錯，是醫生。

我見到醫生的表情，聽見醫生的聲音，我知道這會讓我好過點。

「四十八號你再努力一點啊。」醫生溫柔地說。

回到冰冷的房裡，四十七號擔心地問我的狀況，我和他說了獅子，還有我感到悲傷的事。

「那也許代表你距離成為人類又靠近了一步，只有人類才會感到悲傷。」

「原來成為人類是一件這麼痛苦的事，那我不想成為人類了。」

「你也不會成為。事情是一體兩面的，有收穫必定歷經苦痛，就像見到醫生前一樣。」四十七號的齒輪聲喀喀喀地大聲作響，我要很專注才能聽見他說什麼。

而我竟然開始習慣休息的天數被拉長，其實仔細想想沒什麼不好的，和四十七號講話也挺有趣的，他總會跟我說他表演時遇到哪些特別的人。「有一次，台下有一位人類小孩，他模仿著我的動作，之後還很好奇為什麼他沒有掌聲，然後那個人類小孩竟然哭了哈哈.....咦？你有在聽我講話嗎？」

「啊...抱歉，你剛剛說什麼？」有時候沒來由地感到鬱悶。

四十七號也發現了「你想要表演對吧？」是啊，這麼簡單的問題我怎麼沒有發現呢？

我只是冀望被需要罷了。

「我沒有醫生的溫暖，也不像四十七號你的幽默，大概也不快樂，我只是...只是.....」我搜索著貼近感受的詞彙。

「我只是渴望『愛』。」

「.....」四十七號第一次陷入沉默。

隔天一早，我耳朵的鼓膜被四十七號尖銳刺耳的聲音震盪，那是令人無法忽視的聲音。

「你該去看看醫生了。」

「我大概沒辦法看醫生。人類不會再投資金錢在我身上了。但我會經歷看醫生前的事。」平板單調的聲音襲捲而來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強烈悲傷。

「人類的死亡是漸漸的，機器人的死亡卻是一瞬間的。」四十七號移動到平常不會待的角落。

「很高興能遇見你，四十八號你要加油喔。」你在說完這句話後「叮！！」停止了一切的動作。

在最後，彷彿聽到四十七號輕輕地在我耳邊說「沒事的，只是這次見不到醫生而已.....。」

我無力地倒下，撞倒四十七號旁的東西，定睛一看，那東西上刻劃著「46」的字樣，沿路過去，四十五號、四十四號、四十三號.....。

我終於知道這個房間為什麼如此冰冷了，這裡全都是已經死亡機器人的儲放間。

「四十七號.....」我悲傷到不能自己，但卻無法像人類那樣流淚來抒發。

不知何時，我的身體也發出了和四十七號一樣的喀喀聲。

「吶.....誰來陪我說說話，是誰都好。」我寂寞到只能自言自語。

我沒辦法再對著已經死亡的四十七號講話，每次只要望著他，某部分又被抽空了一些。

人類發現我有尖銳刺耳的喀喀聲後，便再也沒讓我去表演。

在冰冷的房裡，沉寂，我只剩下我自己可以陪我。

寂寞？我想起四十七號的話語「這樣是不是距離變成人類近了些？」

沒有人回應。

不知道過了多久，房門再度被開啟。

「四十九號進來。」人類說。

「雖然我不希望你來，但我知道你會來的。」

沒想到這次輪到我說這句話。

< 輪迴 >完。

>關於作者

我只是喜歡寫寫短文，在午後微醺的太陽底下發個呆，慵懶地翻翻書。

寫作之於我，是生活抒發的一種工具，把快樂的悲傷的全寫進去。這樣一來，情緒就有一個出口。把所有的情緒丟到角色中，燃燒得淋漓盡致，看著這些角色自己活了過來，情緒窮盡，也就滿足地舒了口氣。

望著結尾的句點，我只需要這一個句點，彷彿現實中的事也有個著落了。也許，生活就是故事吧。我喜歡記錄這些故事，用自己的語言。

我想說說話，那我空白的紙就靜靜地聽吧，當一個最稱職的沉默聆聽者。我甚至不在乎別人對我的文章評價是好是壞，寫文章只是我自己需要，如此而已。

我想，更多有趣的地方，會發生在文章完成後，那份可以重新開始的感動。



揭開人生的畜牧，夜裡會偷笑...

今夜，月亮又去哪了？ / 宋毛 攝

<在陌生人的氣味裡跳舞> 評審團推薦

陳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還在適應各種事情當中。兩個禮拜的時間正好足夠把新奇感都淡去了，倒是一些仍不習慣的事處處叨念著我，像中指尖上總散不去的菸草味似的。

第一天來的時候便餓得發慌，下午四五點我跟聖豪就出門去找晚餐，人生地不熟的我們出了南門口往右邊轉去，看人行道上頭賣的種種小吃，能激起食慾的實在不多。他們的口味油、鹹，雖然說這裡又算靠海、秦嶺淮河以南，和北方比起來，口味已經算是較淡的了，可我還是吃不慣，幾天下來臉上又冒幾顆痘子。

這兒的招牌並不立在街道側邊，只能從正面看出賣的些什麼。包子饅頭、炒飯、大餅、麻辣燙、滷味、粉絲湯、手抓餅，最有親切感的是轉角衝著我們的 COCO，但親切感也僅止於那橘色招牌罷了，應該是迎合了當地的口味吧，內容物與我熟悉的手搖杯總差了一截。

好在我們尋到的晚餐還是好吃的，畢竟口味和店裡的客流量總是成正比。後來我們多走走看看，才知道這黃悶雞在這裡是連鎖，幾乎隔一兩條街就有一家。

端上的時候那種爆香的味、醬油、焦香、屬於辣椒那種芬芳，跟著熱氣撲過來。黃悶雞說穿了其實有點像宮保雞丁，一個小砂鍋，裡頭放滿燉煮過的雞肉，用辣椒、薑、蒜來爆香，加入香菇、青椒、醬油等燉煮，之後可以隨人喜好放入金針菇、青江菜、豆腐等配料。微辣的辣度對我來說算是頗剛好，那砂鍋燙，夾菜的時候手須留意，它也必須那麼燙才能把香氣逼出來；那鹹香的味配上辣椒、醬汁和雞肉淋在飯上，就已經夠吃兩碗。啤酒很便宜，換算一支那種台啤玻璃瓶的大小不過才約 20 塊台幣，我與聖豪要了兩個盛飯的碗，對著桌豪飲起來。

聖豪從美國來，但他三五年內應該是回不去了。也是個挺荒謬的事，他說在美國念了八年的書，因為上次回台灣可是三年前了，這次暑假回來，要再回美國卻被拒簽了。說他有移民傾向。

可他卻又不想在台灣完成學業，慌忙之下轉到了這兒，可書本、畫具、衣服、機車、行囊都還留在美國，這會兒也還不曉得怎辦。

前些日子下午閒得很，想上網找點舞蹈劇場的影片來看，之前去過一次北京，翻個牆不難，載個軟件點開讓它更改網路設定就翻過去了，就是網速慢點，不過也只好這樣。可這回

我試了幾個軟件，怎翻就翻不出去。找了隔壁宿舍的同學來看看，他研究了一會兒，又折騰大半個小時終於下了結論。

「看這檔子事沒法成了。你曉得北京那會兒閱兵大典，中央把翻牆軟件全給封了。看這貼吧留言，其他人也上不了。不過聽說北京那兒反而能連上，說是給外國記者方便，也好做個樣子給國際看看。」這一聽，那也沒轍了，照他們這裡的說法：牆又更高了。

我索性把衣服一換，出門溜搭去。走出宿舍樓下，陽光是宜人的，分不清是夏末還是初秋的那種氣味，但地下已經開始有了葉子。我掏出手機看了看課表，待會在舞蹈學院有現代舞課，雖然我雕塑系的，但總可以問問能否旁聽，不然在這半年不跳舞身體要發黴的。我不太會跳，但我挺喜歡，那種運用身體的感覺總讓人感到痛快，由著身體去做、去思考、去運動；特別是現在那還是一個能不斷進步的時候，像學走路那樣看得見成長，有成就感。以前有長輩曾經說過，人到了三十歲之後就看到天花板了，那種有東西壓在你頭頂上，你曉得不會再長高了，與天花板之間的距離就這麼定了。而我現在還沒看到這天花板，該慶幸。

我在舞蹈教室門口默默等上半個小時，連鬼影都不見一個。教室裡沒人，我索性轉動門把試試，沒鎖，我一推門脫鞋便走了進去。

我沒將鞋放在門外的鞋櫃上，怕是有人看到了進來查看，於是帶了進來整齊放在門邊。沒有開燈，也不太敢發出太大的聲響，畢竟這算是偷闖進教室，雖然礙不著任何人，但若是被發現大概免不了又一樁麻煩。

陽光從窗子照進來，悄悄落在地板上。那窗子貼了霧面紙，透進來的陽光也是灰霧霧的，但已經足夠把教室讓人看清，很是寬敞。

頂上有兩層樓高，上頭有空調。開門的那一刻還以為空調是開著的，現在看來是上一堂舞蹈課的人剛走，空氣裡除了殘留一點空調的涼，還有流過的汗水瀰漫在空間裡，不刺鼻，好像有些甚麼在空氣中騷動著，像人呼出來的氣，一股活動過的痕跡，香的味道。

空間是長方形，約有四五間高中課室的大小，地板是灰色 PVC 塑膠鋪的，看著有點恍惚的反光貌似有點光滑，但比木地板止滑多了，摔著了也不那麼疼。正面對著門口的一面牆是整面的大鏡子，從那看起來給人教室又更大的錯覺，鏡子裡穿著運動外套與牛仔褲的自己看起來格格不入。鏡子對面的牆上二樓高掛著紅布條印白色字的標語，已經不是幾十年前那種瘦長的宋體，是粗方的黑體寫著：「以紅日照亮孩子的夢想。」從上頭的灰塵來看已經掛好一陣子了吧，那個高度估計也沒有人會抬脖子特意去看。其餘兩面牆邊用鐵架撐著木質把桿，

大約是我粗硬的筋骨伸直抬起腳來，勉強能勾到的高度。與門口對角的一頭除了連接音響的主機外，還擺著一架直立式鋼琴。

衣服礙著身體，我把外套脫了掛在把桿上頭，一旁還掛了一件麻灰色上衣，地上擺著兩個被遺棄的寶特瓶和一雙扭成一團的襪子，其中一寶特瓶有些紅茶留在瓶底，倒放著。

伸手摸了摸那件上衣，一點濕，綿的材質運動後吸了汗那種，還摸得到人穿過後的溫度；一點點餘溫貼在手掌上，綿料細細的觸感很好，指尖撫摸著都不自覺變得小心翼翼。

我將它撿了起來，貼近聞了聞，人的體溫和味道像也被遺留至此，隨著時間慢慢會褪去但不會消失。體味混著汗水變得更濃烈，但一點也不折騰人，柔柔倦倦的屬於人的香味貼得很近，像是那人的胸膛靠近鼻間，還能感受到呼吸間胸口的起伏；氣息被肋骨與肺部擴張而帶動吸入身體，卻不只從鼻息間呼出，那氣味穿透了肌肉與血管，在人運動中從每一個毛細孔的呼吸裡透出來，參雜著只屬於那人的表情與顏色。顏色是偏藍的紫，是變化的、活躍的、騷動不安的；甜膩的氣味像隻纖柔的手撫過臉頰，順著脖子滑向胸膛，好像可以穿過身體，搔著裡頭甚麼東西蠢蠢欲動，連呼吸都變的貪婪起來。那種勾著人神經尾巴的味道，連顏色都朦朧起來；不是香水調製的刺鼻也沒有花草那樣的清香，是更野性更本質、更誘惑著，人的味道。女生的味道。

她是什麼樣子？長長的頭髮綁在頭上，挺著胸膛把脊椎伸直，那該有多高？她瘦嗎，應該有雙柔軟卻有力的腿吧？

好像閉上眼就能在眼前似的，但碰觸不到，氣味是碰不到的，我多想將喜歡的味道留住，想念時聞了便能想起那些人事物。我看過一個汽車廣告，孩子在駛過各地的車上抓著一瓶瓶玻璃罐，從車窗將罐子伸向窗外，捕捉著各地的風、各種的味道。我也想留住每個人的味道，那些對我來說很重要、我所珍視的人，我熟悉於那味道，甚至依賴；但總像是試著抓住煙圈一樣，每當我想要形容那味道，總是徒勞。有人說我的氣味像沙土，有岩石的質地但不那麼硬，可以隨風而起；就像抓了一把沙子在手，從指縫間傾洩而下的、流過手指的觸感很輕，但氣味很沉。

那天下午我獨自一人在教室裡跳著舞，沒有音樂也沒有節拍，只有氣味在空間裡流動，他們浸泡著我而我也薰染著他們。我在地板上滾、走動，再突然停下來，像是有人在一旁突然拍手喊停那樣；我甩著手臂轉圈，試著在轉圈後保持平衡並固定住方向，直到暈了才罷休；

我用力跳到最高，落地時像貓似的手腳並用，將背微微弓起；我側翻、嘗試倒立，不過總是沒辦法保持住平衡而摔在地板上，將天花板盯了十秒鐘再爬起來。

今天的夜晚是涼的，有風吹著剛好的涼爽。宿舍在十一樓，這城市空氣不好看起來從來沒有星光，若有亮點在空中只能是飛機或裝了燈泡的風箏一閃一閃。我從陽台轉身回到房裡的一片喧鬧，六樓的聞達常跑上來我們房間聊天吃飯、有時看看電影，這幾天他和我跟聖豪也熟了，這會兒他們兩人正吞雲吐霧瞎聊些什麼。我走過去從盒裡抽了一支菸出來，在手指上把玩著。

「怎麼，你不是不抽菸嗎？」聖豪打趣著，從嘴裡吐出長長一口白煙。

「那你教我。」我把菸湊近唇邊輕咬著，從聞達手裡接過打火機點上。煙燻著眼睛、鼻子，我微微嗆了一口，照他們倆教的吸我這第一根菸。抽菸不難，吸了兩三口就會，只是還未習慣，稍微吸了大口一點還是要嗆。看我沒幾下就會抽，他們不由得笑了起來；看緩緩上升的一縷煙搖晃著影子，像滴進水中的黑墨將味道漫開在空氣中，我也笑了。



我喜歡，

睡在陽光下的感覺。 / 宋毛 攝

〈在南藝點一根菸〉評審團推薦

謝鎮逸 / 藝術史學系

對於吸菸者來說，「飯後一根菸」是例行公事。彷彿神聖的儀式一般，飯後不菸就形同於一桌美食進貢五臟廟之後卻不燒香一樣不完整。

無論是麵湯、簡餐或匆匆解決的滷肉飯，舉凡只要是用膳以後，點菸毫無疑問就是必要動作。在第一次菸吸入口腔以後，經由咽喉、氣管直達肺葉，那種無論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舒緩，恐怕是任解釋千百遍也無法確切描述給非菸民理解的。

然而在南藝校園內，吸菸卻不再是那麼單純的舉動了。身為外國學生，第一次來到台灣，但先來看看我來到台灣的第一根菸是怎麼抽的：

飛行將近五小時以後（也是此生中待在空中時長最久的一次），終於抵達高雄國際機場。排長龍過了關卡、取了行李，第一件事就是嘗試走出戶外尋找一方土地，抽取一根香來準備向心中的神明拜拜，感恩祂庇佑我成功駐足寶島的土地上。但眼觀八方，大門小門、柱子根樑上，都貼著大小形狀顏色不一的禁菸標示。

雖然禁菸圖示在家鄉的公眾場合亦是處處可見，但只要見到有一群人像原始部落營火會一般圍在圓柱形鋼鐵垃圾桶旁，一起恣意地吞雲吐霧，就自然地會湊過去加入他們的陣容。在公眾場合之中，總有些地方是大家都默許「輕觸法」的灰色地帶。可能就在大廳柱子旁，抑或是稍遠的長廊角落。

高雄機場無所不在的禁菸圖是致命的視覺符號，那狠狠截斷一根菸的紅色斜條粗線，同時也截斷了我的鄉愁與思念——我與祖國有關的聯繫，除了護照上的國籍認同以外，就僅剩下故土帶來的幾根香菸了。提著兩個重量和價值含量都比自己還高的行李，唯有先直接安頓好下一步行程再說。

於是，從機場到捷運、捷運到火車、火車到計程車……一路拖著兩個碩大行李和將近虛脫的身軀踉蹌抵達南藝校園，完成登記並安全來到宿舍落腳以後，才忽然想起距離上一根菸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十個小時。或許要我成功戒菸的第一步，就是把我關在任何一種交通工具內，然後永無止境地移動吧。

非常幸運的，在宿舍的電梯內看到可供吸菸的據點說明。上面顯示最靠近的吸菸區是籃球場旁的水泥階梯。在移動了三千多公里之後，我終於安坐在冰涼的水泥階梯上，準備在入夜後的操場跑道旁迎來撫慰鄉愁的第一道金黃色曙光。

因為並沒有準備庫存的关系，我非常節制地將最後幾根菸保留到第二天的額量。在還不知道最近的便利店位在何方之前，我必須做好無菸可抽的最壞打算。在乘坐計程車前往南藝的山路上，一路穿過望不到盡頭的樹林，心裡就知道我這一趟來就像是睡入墳坑裡頭——只能進不能出了。

那個初抵台灣的第一晚，怕行李超重所以沒帶書本，又必須克制著自己不去抽菸……。無所事事等待漫漫長夜結束的可怕，是作為一個人最虛無的時候，也是人生中所有苦難的綜合。猶記得那一晚，沒有風扇、冷氣失修，汗流浹背地躺在向宿舍阿姨借來的老舊床墊上，想起了久違的一首經典歌曲，是張雨生的《沒有菸抽的日子》。天黑了的路無法延續到黎明，為了打發寂寥的時間，就這樣循著這首歌的脈絡來進行無數的想像。張雨生是台灣人、寫詞的是中國大陸的王丹、王丹是六四學運領袖、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隨著想像的主題越來越深入，我終於入眠了。人的惰性總是讓失敗的思考者在失眠時成功入睡。

在南藝的大學生活開始之後，我努力糾正自己的中文腔調，例如說話時要高八度、用較多的氣音，盡可能模仿萌萌的少女向男友撒嬌時的語氣去表達我的餐點要內用而不是外帶。在漸漸將語言、生活習慣和作息時間轉換成台灣模式之後，唯一不變的習慣就是陪伴我長達將近十年的抽菸陋習。

不管是飯後或上課，應著時間和地緣之便，我常在圖資大樓外的吸菸區解決我的菸癮。但也因為那個據點處在主建築和餐廳之間的交匯地段，故總是人來人往。很快的，我就觀察到幾乎每個路過的人都會不經意地瞄向正在冒煙的我。起初不覺有異，反正智能手機教會了我們，只要擔心與他人有眼神交流而感到尷尬時，低頭滑手機就是最好的避難方式。

但滑手機終究無法根治我心中的疑惑：為什麼大家總愛看我？彷彿我是一隻從他國來到台灣作展示用途的頻臨絕種的動物，如孟加拉虎或亞馬遜巨型蜥蜴，雖然我的自我認同是隻可愛的四川熊貓。後來詢及台灣朋友以後，方知原來有一套稱作「菸害防制法」的條文，主要是保護非菸民免於二手菸的威脅而制定的。台灣的教育之所以成功，就是得以讓廣大民眾確切相信抽菸極度危害健康。基本上只要是「正常人」都一定會覺得抽菸的人是不正常的。

經友人這麼一解釋之後真不得了，這才知道原來自己已變成會威脅到他人性命的殺人兇手嫌疑！當然無論是吸食一手菸或二手菸都有害健康是眾所周知的常識，只是我還渾然不知原來反菸運動在台灣已如此無遠弗屆，並且是從兒時教育就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這一記有如醍醐灌頂的當頭棒喝，驚嚇程度不亞於當我得知原來吃檳榔就等同於吃石灰，只是前者患肺癌而後者會患口腔癌。

在家鄉，抽菸並沒有如此罪大惡極。雖然菸盒上那些阻嚇作用的圖示比台灣的血腥噁爛多了，但人民對吸菸者的態度似乎沒那麼嚴厲。而且家鄉的吸菸者通常較難有公德心，菸蒂也總是爽快以後隨手一丟。在這種環境素養底下成長的小屁孩如我，來到台灣依然更為謹慎，總怕如果一將菸蒂彈出去，就會有警察叔叔在身後吹嗶嗶，然後撲上前來將我繩之以法，再帶往派出所查辦。身在異鄉的外國人總是背負著祖國榮辱的使命，而不敢在異國亂幹壞事。我也好怕哪一天我的祖國會因為我亂丟菸蒂而蒙羞。

自此之後，在南藝內抽菸不再是單純的行為。每當我一掏出菸盒，總下意識地像過馬路一樣先望左望右，看看有沒有人會路過。點菸時也會先確定四下無人才安心吐菸。我開始畏畏縮縮，從原本偉大航道上的魯夫瞬間降級為懦夫，深怕哪個美女或帥哥在我身後喊一聲我的名字，而我的轉身將使他們對我的美好幻想給徹底粉碎。

在那之後，我像個週休二日到訪南藝的那些觀光客一樣，依著校內吸菸區地點說明，一一找出適合我參觀到訪的吸菸據點，再點起一根菸代替臉書打卡。經私人調查，目前校內合法吸菸區一共 23 處，並且後知後覺原來第五宿舍操場與籃球場之間的水泥階梯已於民國 104 年 3 月 30 日奉准從吸菸區名單中移除了。簡言之，我第一天踏足他國，就已經觸犯台灣衛生福利部之菸害防制法第 31 條規定。惶恐之餘，警察叔叔應該離我不遠了。

自從知道自己變成一隻怪物以後，我就在想如何將自己去妖魔化。可是多數人的異樣眼光依然無阻我繼續沉溺於當個淫樂的惡魔。

偶爾也會自我陶醉的幻想，或許能夠將抽菸這舉動轉化為一種藝術行動。我可以進行時長比瑪莉娜更久的行為藝術，只不過我是八百個小時不間斷的抽菸。創作論述是以身體抵抗法律機制與道德制約的反動，可見與不可見的想像建構和解構。如果不想為難自己的話，做裝置藝術也是不錯的選擇。例如將校園範圍內所有吸菸區以外的菸蒂全都收集起來，在廣場正中央一字排開，看能不能從正門的這一側一路排放到連接烏山頭水庫的那座吊橋。創作源起為意圖探知究竟有多少人鬼鬼祟祟抑或光明正大地漠視規條，在非吸菸區吸菸。

或是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揚旗或高舉布條，大聲聲討重視吸菸者權益、應在校內增設更多的吸菸區。激進一點的話，就會像村上隆筆下的校園封鎖情節，學生毫無忌憚地四處塗鴉、甚至在校長桌上.....嗯嗯。當然無法實現的所以才叫小說情節，個人暫時還沒有想要被強制遣送回國的打算。

大家似乎不太喜歡沒有藍色的鴿子飛翔，雖然現在有打火機但我不想去抽我的無奈。根據非官方的直覺統計，古往今來眾多偉大的思想家或藝術家都是菸民共和國的子民吧。行文至此，我就要起身到外頭抽菸去了。

(完)

>關於作者

在南藝的大學生活開始之後，我努力糾正自己的中文腔調，例如說話時要高八度，用較多的氣音，盡可能模仿萌萌的少女向男友撒嬌時的語氣去表達我的餐點要內用而不是外帶，在漸漸將語言、生活習慣和作息時間轉換為台灣模式之後，唯一不變的習慣就是陪伴我長達近十年的抽菸陋習。



就如同騎士一般的... / 宋毛 攝

複審委員

陳峻誌

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

台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評審記錄：

第一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初審閱卷員。(97 年)

第一屆大甲澤安杯寫作大賽-初審閱卷員。(103 年)

第四屆南藝文學創作獎-新詩及散文組複審委員。(103 年)

郭哲佑

台大中文所碩士

紅樓詩社

風球詩雜誌主編

曾獲台大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基隆海洋文學獎

評審記錄：

台北市復興高中文學獎評審

第四屆南藝文學創作獎-新詩及散文組複審委員。(103 年)

決審委員

王希成

高雄縣岡山鎮人，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任職中美和石化公司。曾任太極拳雜誌社發行人兼總編輯。

《掌門詩刊》同仁。著有詩集《那一夜拈花微笑》（1994）、《生命是一口幽深的井》（1998），散文集《生命樹》（1987）、《人在燈火輝煌處》（1992），翻譯《拜倫的世界》。

一九八八年，詩作〈士兵與平民〉獲青溪新文藝朗誦詩銅環獎；一九九二年，《人在燈火輝煌處》獲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優良讀物；一九九八年，散文〈工廠七日記〉獲中央日報第一屆「勞工文學獎」評審推薦獎；一九九九年，〈陽光和雨的美麗與哀愁〉獲高雄市文藝獎佳作。

侯紀瑄

原名侯紀萍，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

在侯紀萍時期曾獲聯合文學新人獎、法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專案補助。作品〈麟話紀事簿〉曾獲第二十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類首獎，知名作家廖輝英表示：「把素來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麟話，拿來當主題張揚，頗有梁實秋嘻笑怒罵、無可不入文的餘風。」目前專事寫作。

薛赫赫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曾就讀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長年關注宗教會通領域。

至陽赫赫，至陰肅肅，是宇宙生成、天地運轉、生長斂藏、剝反往復，循環不已的兩種現象與力量。赫赫，火光明亮，內藏照破黑暗無明之意象。

封面



林育正 / 渴望愛情並且抵制頂新的貓

攝影



宋毛 / 等一個人宋毛

第三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教學資源中心、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指導老師：宋千儀老師、廖昶晴老師、張瓊雲老師